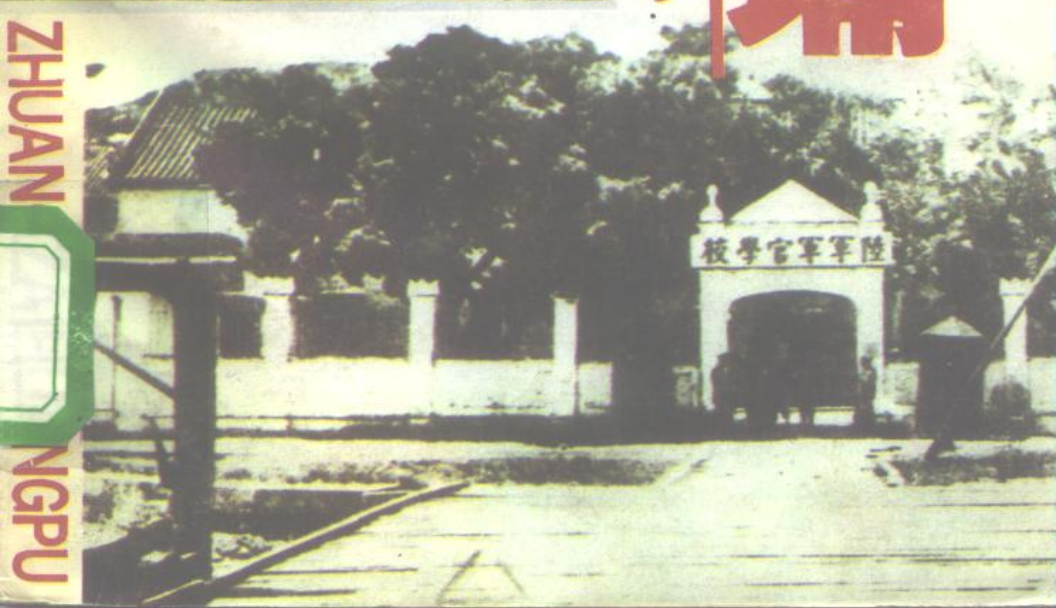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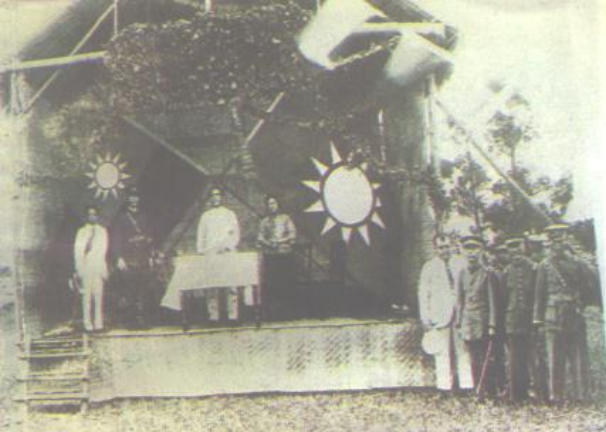


赵琪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壮哉，黄埔

——
黄埔军校大纪事



ZHUAN

NGPU

壮哉，黄埔

——黄埔军校大纪事

赵 琪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壮哉,黄埔

——黄埔军校大纪事

赵琪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21.75 字数:539千字

印数:1—50000册

ISBN 7—303—02799—8/1·291

定价:11.50元

目 录

第一章 黄埔背景 (1)

- 大元帅泪洒珠江 ○共产国际的来客
- 蒋介石出走 ○搜罗人才
- 介绍周恩来入党 ○谁当政治部主任
- 王柏龄与何应钦出场 ○走投无路的陈诚
- 日后的大人物们 ○黄埔军校的真名实姓
- 黄埔岛

第二章 到黄埔去 (35)

- 开始招生 ○毛泽东主持长江考场
- 后门满天开 ○千山万水到黄埔
- 蒋先云考第一 ○贺衷寒与张国焘
- 方志敏同黄维结伴 ○冒名顶替
- 嘴巴比个子大的胡宗南 ○闯入黄埔

第三章 黄埔歌声 (62)

- 开学典礼,广州军政要人都起了大早
- 孙中山的长篇演说 ○摸黑吃开学餐
- 廖仲恺忍辱要钱 ○入什么党,就看你填什么表了
- 蒋介石带着儿子

- 一串大佬 ○当政治教官的共产党员们
- 你们要为我争气 ○陈赓被关了禁闭
- 女子能考黄埔吗 ○陈诚夜读与蒋校长巡视
- 黄埔学什么 ○蒋介石拟制军法

第四章 伟大的援助 (108)

- 第一艘军火船到达广州 ○国际联唱《国际歌》
- 苏援是人家挤出来的
- 从莫斯科到黄埔 ○蓝眼睛在黄埔
- 国师鲍罗庭 ○鲍罗庭的归宿
- 顾问的好枪法 ○军事总顾问殉职
- 大将加仑 ○李宗仁比较苏、美顾问

第五章 黄埔格斗 (150)

- 校长当共产党了吗 ○叶剑英想加入共产党
- 特别党员 ○驱逐抗命学生
- 蒋介石落选 ○中共的第一个军中组织
- 斗争从招生开始
- 成立青军会,各方面都很支持
- 王柏龄想出来的组织 ○架越打越凶
- 胡宗南想演主角 ○打又打不过,说也说不赢
- 缪斌后来当了汉奸
- 十四年后,有一场大火 ○周恩来在黄埔
- 蒋介石想把周恩来拉过去 ○两次小胜
- 聂荣臻也在被恨之列 ○张治中成了黄埔“二凶”
- 试了一下
- 两会解散,青军会略输一筹

第六章 黄埔军兴 (252)

- 平静的头几个月 ○扣留军火
- 是否放弃广州 ○商团叛乱,黄埔军校成了国民政府的最后据点 黄埔生首次参战:水深火热 ○黄埔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开始只有一个团
- 铁甲车队名垂青史 ○终于有了独立团
- 陈炯明帮了加仑将军一个忙
- 政治工作登上军事舞台 ○“党军登城了”
- 林虎说:什么是学生军。不久他就明白了
- 第一次东征,顾问们看见了很多新鲜事

第七章 天下谁不识黄埔 (322)

- 回师广州 ○一炮打中广东省长
- 黄埔岛上俘虏成灾 ○陈炯明又来了
- 蒋介石打仗是“跟着感觉走” ○血战惠州
- 救了校长一命 ○水战北洋军
- 蒋介石意气风发:“造饭!管饱!”
- 陈炯明买不起棺材

第八章 再回首,黄埔的梦 (389)

- 不要打手心好吗
- 校长坐好了才可以“开动”
- 严禁吸烟
- 翻翻第四期花名册,你会想什么
- 过去的时光

第九章 黄埔悲歌 (420)

- 岂可忘记殖民主义 ○刺杀廖仲恺

○书呆子们不肯动手,结果被人家占了先机 ○你是不是得罪了校长

○谁也没料到的事 ○是不是千古疑案

○事情弄大了,怎样收场

○英雄末路,儿女情长

○第一个退出共产党的黄埔学生

○残杀是怎样开始的 ○变天的日子

○戴笠出世

第十章 纠纠北伐 (505)

○北伐誓师 ○铁军独立团

○从前的第一军哪里去了

○英雄之死 ○黄埔女生队

第十一章 你走你的路 (546)

○怎样脱离了共产党 ○陷入林泉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我是你们的校长,你们是我的学生”

○白雀园肃反 ○热血长城歌

第十二章 黄埔不再来 (588)

○六十年是长还是短 ○宋希濂的故事

○三十年前的那次聚会

○黄埔余音 缭绕不绝

○重回黄埔

○黄埔不再来

附一 黄埔军校大事记

附二 黄埔军校名将一览表

第一章

黄埔背景

孙中山是满清王朝的克星

军阀是孙中山的克星。

孙中山自投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事业之后，组织、策划、影响了近百次武装斗争。大到数万人的起义，小到一个人的暗杀，地点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大中城市。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斗争虽然大多都失败了，但却使病入膏肓的封建王朝疲于奔命，摇摇欲坠。1911年辛亥革命的最后一击，终于使得庞大的清帝国陷入全面崩溃。

如果没有孙中山那种坚定不毅、百折不挠的革命家来领导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中国的王朝制可能还会苟延残喘很长一段时间。

当1912年元旦在南京城头升起五色的共和旗帜时，不仅

是一般的中国人，就是孙中山自己也满心以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从此诞生在东方的土地上。

但东方这片大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国家。王朝虽然解体了，王朝的武装力量却完全被一部分旧式军官承袭下来。

这就是后来几十年间绵绵不绝、实际操纵和统制着国家的大小军阀们。

3个月后，袁世凯首先发难，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第二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开始准备复辟帝制。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紧接着又发动“三次革命”，但每次都是在关键时刻为军阀们所出卖，使革命陷于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

军阀们把孙中山视为平衡中国政局的一枚沉甸甸的砝码，每当感觉自己份量不够时，便笑模悠悠地把孙中山从海外接回来，一旦羽翼丰满，便会找出许多理由把心肠软、又有几分书生意气的孙中山抛在一边。

中国历史上十来年重复上演着这一幕剧情相同的悲喜剧。

从1917年开始，孙中山把政治中心转移到广州，在广州组织了南方军政府。1918年夏，孙中山被滇、桂、粤系军阀排挤出广州。1920年夏，孙中山把所掌握的全部军事力量交给最亲信的学生陈炯明指挥，重新占领广州。孙中山从此对陈炯明更加倚重，曾多次赞扬陈炯明是“最坚强的革命同志”。当有人进言陈炯明胸怀野心，须加以防范时，孙中山一笑置之。当有人报告陈炯明拥兵自重，有叛乱企图时，孙中山仍是不以为然，并发电安慰陈炯明，表示自己对他绝无怀疑。

1922年6月16日子夜，孙中山的秘书林直勉匆匆走进

孙中山办公室。

“孙先生，今夜以来的消息甚为不妙，先生还是暂时避一避的好！”林直勉满面忧戚地报告说。

“出了什么事？”孙中山从文件上抬起头来问。

“据可靠消息，陈炯明今夜一定举事。”

孙中山微微一笑：“阿勉，你太过虑了。常言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陈炯明即使可恶，也决不至于做出这种灭伦反常的事来。何况他的部下又都是我患难多年的同志，就算他有异心，他的部下也未必肯当帮凶。”

孙中山这样一讲，林直勉就不便再说什么了。剩下来可以做的事就是招呼总统府卫队，叫他们密布岗哨，在夜里千万留心。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包围白云山，炮击总统府，打了孙中山一个措手不及。总统府文件全部损失，撤离时，连夫人宋庆龄都无法带上。这是孙中山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狼狈的一次。

陈炯明也是军阀出身。

大元帅泪洒珠江

8月上旬，讨伐陈炯明叛军的战斗陷入了全面的困境中。海军方面，三艘主力巡洋舰相继叛变投敌，孙中山赖以依存的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陆军方面，位于韶关的北伐军第一师公开投向陈炯明，阻挡住了其它北伐军回师广州的道路。这样，对陈炯明的讨伐再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了。况且由于珠江

沿岸的炮台已被叛军全部占据，孙中山的坐舰“永丰号”随时有中弹的危险。“永丰号”及其它几艘还拥戴孙中山的军舰上的粮弹已在五十余天来的战斗中消耗殆尽，即使能坚持下去，也无所作为了。

协从孙中山在“永丰号”军舰上指挥平叛的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一致恳求孙中山从长计议，迅速离开险地，谋求在更大范围上对叛军的讨伐。

“我不走，我就死在这里了。”孙中山悲愤地用手杖拄着甲板，“我要叫革命同志都看看，陈炯明是怎样把我打死的！”

汪精卫眼泪汪汪，蒋介石默然不语。

不走是不行了。孙中山不是不明白这一点的。五十多天来，他带领舰队在珠江上与叛军周旋，曾有好几次舰炮齐发，打得岸上的叛军丢盔御甲，抱头鼠窜。可惜没有策应的陆军。如今军舰的战力也已大减，无法再打下去了。

孙中山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这是发生在 1922 年盛夏的事。在将近七十年后的今天，已广为中国人所知道了的。

为什么人一沾上权力，就会变得这般无耻？“革命同志陈炯明”是他十几年来一手精心培育出来的。1917 年，孙中山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费尽心力地从广东军阀手里争到了二十个营的警卫军八千余人，交给他最信任的“革命将领”陈炯明指挥。陈炯明由此建立了粤军。后来，陈炯明被桂系军阀排挤到福建，处境十分困难，又竭力保护这支部队，不仅派中华革命党的多名得力干部前去稳定部队，还经常拨巨款接济他们，有时拿不出钱，就把自己的私人住宅抵押给银行。正是由于他的苦心扶持，粤军才逐渐强壮起来。当陈炯明回到广州时，孙

中山则把军政部长，内政部长，广东省长等要职相继委任给他，指望倚重他的力量来完成北伐护法大业。

然而，陈炯明在攫取南方军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后，先是拥兵自重，保全实力，反对北伐；继而破坏南方政府，阻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随后又勾结北洋军阀，发动了武装叛乱，致使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都几乎丧身于炮火中，卫士队伤亡殆尽。

孙中山自辛亥革命以来，就一直在不停地和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打交道。军阀们慑于他的威望，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暗地里却大做手脚。就连袁世凯那样的北洋军阀，见了孙中山，也是道貌岸然地说些先生长，先生短，摆出虚心讨教的架势。现在面对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陈炯明的叛变，他岂能不愤慨？！

孙中山在悲愤之余，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永丰号”军舰缓缓地驶出珠江口，孙中山走上了甲板。

江河密布的土地退远了，越秀山的轮廓模糊了，枪炮声稀疏了。珠江淡黄色的水流渐渐融入南中国海广袤的碧波中。

珠江的入海口象一只喇叭，“永丰号”军舰从喇叭中慢慢地走了出来。几只洁白的海鸥在军舰的头顶盘旋，军舰犁过的水面，一条白带向前拖拽着。前面是浩瀚的海洋了，它开阔而明净。这里没有陈炯明，没有叛军，没有那些长着秀才面孔却干着强盗行径的大小军阀，没有海港上列强张牙舞爪的炮舰。海风吹过，带来海腥味。孙中山是熟悉这大海的气息的。他从十二岁就开始奔波在海洋上，从夏威夷到南洋诸岛，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他那双坚实的广东人的腿脚，不知多少次往来在辽阔的海洋上。

孙中山潸然泪下。

四十余年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古老中华的大地上点燃起革命的烈火，从革命党人推翻清廷的起义，到轰轰烈烈的护法战争；从建立南方军政府，到开辟北伐战线……而一次次革命的结果，无不归于失败；他一次次斗志昂扬地从海洋踏上大陆，又一次次神色黯然地亡命海洋。他的同志、他的朋友、他的学生、他的部下、他的主义的信奉者，都是些在不如意的時候跑到他跟前的，并对他说：“先生，从今以后我跟着你革命了。”他总是很温和地说：“好好，你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待到在他卵翼下羽毛丰满了，就一个个地背他而去，甚至异口同声地说：先生，你的那些话是行不通的，我们不听你的了。于是，他等于又为这苦难的祖国造出了一批新的军阀。

这时孙中山记起了一件往事：几年前，他正在广州发动护法战争时，有一天，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来求见。那人本来是个骗子，手底下一个兵也没有，却跟孙中山说自己有多少多少部队，表示极愿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孙中山十分高兴，跟他谈了好几个钟头，讲了一大筐革命道理，然后批了一大笔款子给他，吩咐他把部队带好。过了些天，孙中山要去检阅这个部队，那个骗子就去租了支部队来，气宇轩昂地横列在孙中山面前，而且穿的都是新军装，背的都是好枪。

“上次大元帅给的那些钱，我都给部队做军装了！”骗子还向孙中山买好道。

孙中山大为高兴，站在队列前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演讲。临走时又拨了一笔钱给他。

“你很好！”孙中山说，“如今廉洁奉公的军人是很难得的，我要重赏你！”

后来孙中山要攻打惠州，把那支“部队”也编在了序列中。骗子满口答应，又去借了好些兵士，耀武扬威地从大元帅面前开过去。等孙中山看不见了，就各自到骗子那里领了钱，才回原部队去了。骗子又派了几个人去前方侦察战况，如果是打胜了，就立即到孙中山那儿去报功请赏；如果打败了，就去孙中山那里请求给予补充。反正胜败都有办法向孙中山要到钱。

这件事败露以后，孙中山只是付之一笑，觉得自己上了一个骗子的当，给人留下了一件笑料。

现在孙中山想起这件往事，才意识到那个骗子，只是许许多多骗子中的一个。那些十多年来围绕在他身边的军阀，又有哪个不是骗子呢？他们向他表示亲近、恭敬，只是为了从他手中骗取好处，个个如此，南方的北方的都一个样！从前他虽也知道军阀们是不大靠得住的，可是又想要北伐护法，不靠他们又能靠谁呢？只要用心掌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还是可资依靠的。因此，即使军阀们暗杀了他的亲密战友，捕杀了他的卫队，他也没跟他们最后翻脸。

陈炯明的叛乱却把军阀们那层薄薄的虚伪的面纱揭下了，也使孙中山陷入到绝望的深谷中。

还有谁可资依靠呢？北伐护法、恢复民权的大业靠谁来完成呢？灾难深重的祖国靠谁来拯救呢？

孙中山眼望着海面，心头一片茫然。

共产国际的来客

1922年8月9日，孙中山经香港乘船，到达上海。寓居在莫利哀路29号的私宅中。这是一座西式小巧的花园别墅，一幢深灰色的两层小楼，被包裹在幽静的攀爬的植物中，冬青、香樟和草坪环绕着小楼，安适而又祥和。

孙中山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他拄着拐杖，在花园的小径上走来走去，在莫利哀路茂盛的法国梧桐下散步。他心中翻腾着的还是那个萦绕不去的问题：还有谁可资依靠呢？他把所有记得起来的人几乎都想了一遍，但每想起一个名字，心里就会情不自禁地暗暗摇头。

夏日斑驳的树影中，一行人走进了这座美丽的花园洋房。他们在花园门口略停了一下，打量着花园中精巧的布局，深深地吸了几口那夹带着香樟芬芳的空气，于是鱼贯地进入灰色的小楼。

孙中山在书房中得到报告：“越飞来了。”

“越飞是谁？”孙中山迷惑地问。

“先生怎么忘了，苏俄新任驻华大使呀！”

是苏俄大使？孙中山一下子站了起来。

“他这次来，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共产国际？孙中山眼前一亮。他大步朝书房外走去。

共产国际在孙中山的印象里，是一个清新美好的词汇。在孙中山的记忆中立即浮现出那一群年轻而又富于朝气的知识

分子……

那是1921年年底，孙中山在桂林的北伐军大本营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万里迢迢地从莫斯科来到桂林。

“尊敬的大元帅，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啊！”马林笑呵呵地说。

“一路很不好走吧？”孙中山感动地说。他打量了马林一遍。这个三十来岁的荷兰人身材敦实，长相英俊，神采飞扬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万里奔波的劳累。

“不不，很好走很好走。”马林指指陪同他一起来的张太雷，“他们把我当成一件国际邮品，一站一站地转寄过来。”

“马林同志前年就离开了荷兰鹿特丹市，往莫斯科接受列宁同志指派的任務。”张太雷介绍道“他在莫斯科的图书馆里看了好几个月关于中国的材料才启程来中国的。”

“不简单，不简单！”孙中山连连赞道。

张太雷又说：“我们先到了北京，见了李大钊同志，然后经上海到武汉，包惠僧同志接待了我们，然后到广州，见到了廖仲恺同志他就派人让我们来见您。”

“你们几乎穿过了整个亚细亚，真是辛苦了！”孙中山抱歉道。

“列宁同志向您问好！”马林说。

“列宁？”孙中山双眼一亮。自辛亥革命以来，他和列宁神交已久，十分钦佩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从1912年开始写文章高度评价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到孙中山的人；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也立即发电给列宁，表示祝贺。当时新生的苏联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干涉，面对这份来自东方近邻的温暖，列宁十分感

动。

马林在风光秀丽的桂林逗留了三天，同孙中山进行了两次长谈。

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二是建立军官学校，以形成革命武装的核心。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十分感兴趣，详细询问了实施方案。

马林离开桂林后不久，由于形势恶化，孙中山疲于应付险恶的现实，无暇顾及此事。

马林曾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过特殊的贡献。他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出了国共合作的路线。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为无产阶级找到了孙中山这样一个可靠的同盟者。历史证明，马林对中国革命的种种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是对黄埔军校的建立，马林也可列为第一个奠基人。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他生于荷兰鹿特丹。1920年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因与共产国际关系不睦，脱离国际共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英勇地参加了荷兰抵抗组织，投入到保卫祖国的战斗，不幸被捕，1942年4月，被杀害于纳粹集中营。

越飞是列宁根据马林的提议，派出的第一个公开的、正式的特命全权大使。以这样的公开身份来拜会孙中山，这本身就是对孙中山的一种政治声援。他们促膝长谈十分投机。

孙中山高兴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得很多，从前我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现在我深信，我终于找到了真诚的朋友。”

越飞和孙中山谈的，多是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越飞重申